

## 1 猫之名

猫，古人为之“狸奴”或“衔蝉”，黄庭坚诗作《从主簿乞猫》云：“闻道狸奴将数子，买鱼穿柳聘衔蝉。”此中的“狸奴”“衔蝉”说的正是猫。此外，猫还有乌员、狸、玉面狸等别名。

海南古籍志书中也有关于猫的记载，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载：“狸，有香狸、猫狸、玉面狸、七駕狸、咤狸。”这几种狸俗称山猫，应该是未经驯化的猫。清代康熙《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中有“有狸、有猫”的记载，可见当时人们已开始对猫、狸进行区分。

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家狸，猫，苗、茅二音，其名自呼。”至于为什么“猫”字从“苗”，北宋诗人陆佃（陆游的祖父）在其所著的《埤雅》中解释：“鼠害苗，而猫能捕鼠，去苗之害，故猫字从苗。”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，因为猫捕捉老鼠保护禾苗，所以“猫”字里有个“苗”。

## 2 猫之变

猫最初诞生于山野之中，其起源难以追溯，不过人们对猫的认识过程似乎有迹可循。大名鼎鼎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精美的君幸食狸龟纹漆盘，该盘之所以被命名为“狸龟纹漆盘”，是因为盘内绘有狸纹和龟纹，这说明在西汉人们对猫已有一定的认识。

而事实上，早在战国时期，我国古人就已经在利用猫捕捉老鼠。《韩非子》记载：“使鸡司夜，令狸执鼠，皆用其能，上乃无事。”这句话说的是，让公鸡守夜打鸣，让猫捕捉老鼠，各司其职、各尽所能，这样就能平安无事了。《吕氏春秋》中也有“以狸致鼠，以冰致蝇，虽工不能”的记载。

猫见到老鼠就捉，老鼠见到猫的第一反应就是逃。古人很早就发现了猫是老鼠的克星。正如西汉《淮南子》所言：“譬尤雀之见鹯，而鼠之遇狸也，亦必无余命矣。”

也是在西汉，“猫”这一称谓开始在相关文献中出现。西汉东方朔在《答骠骑难》中言：“将以捕鼠于深宫之中，曾不如跛猫。”《礼记》中记载：“迎猫，为其食田鼠也。”

猫因为有捕鼠的本领，逐渐被人重视，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家畜。至唐宋时期，猫开始登堂入室，成为社会上层人士的居家萌宠，才真正风风光起来。

## 3 猫之相

猫的种类很多，不同的猫相貌各异。清代《猫苑》对猫的相貌有专门的论述，比如“唐琼花公主，自总角养二猫，雌雄各一，白者名衔花朵……其一白而嘴边有衔花纹，呼为衔蝉奴”。此二猫相貌奇特，主人分别给它们起名“衔花朵”“衔蝉奴”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猫变成宠物后，人们开始关注猫的外貌，品评猫的长相、毛色等，甚至以长相判定猫的优劣。古代民间奇书《相猫经》有言：“猫之毛色，以为纯黄为上，纯白次之，纯黑又次之。其纯狸色，亦有佳者，皆贵乎色之纯也。驳色，以乌云盖雪为上，玳瑁斑次之，若狸而驳，斯为下矣。”按照《相猫经》的说法，上等的猫是纯色猫，其中纯黄色的猫最好，其次是纯白色的，再次是纯黑色的，杂色猫差一个

古代中国有六畜，分别为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，此中并无猫的身影；在十二生肖中，连老鼠都出现在其中，但仍然没有猫的身影。是不是古时猫不受国人待见？事实并非如此。翻阅史料我们发现，我国古代有不少懂猫爱猫之人，他们有的养猫为伴，有的执笔画猫，有的为猫写诗，流露出对猫的喜爱之情。

# 古代爱猫人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杨江波



清代蒋廷锡的《耄耋图》。



宋代《狸奴蜻蜓图》中的猫。

档次。

《相猫经》中还有这样的说法：“猫儿身短最为良，眼大睛圆尾细长，面似虎形声雄亮，老鼠听闻了慌张。”看来，古代爱猫人除了在意猫的毛色，也很在意猫的身形、眼形、面相等。

清代《猫乘》也是一本论猫专著，对于猫的相貌，该书引用了《埤雅》的说法：“猫有黄黑白驳数色，狸身而虎面，柔毛而利齿，以尾长腰短、目如金银及上颚多棱者为良。”

《猫苑》《相猫经》《猫乘》皆为古流传至今的品猫奇书，如今仍有爱猫者沿用这些古籍中的说法来讨论猫之品、猫之相。

## 4 猫之诗

猫之诗作，唐宋之后逐渐多了起来，其中宋代诗人尤爱写猫，留下了不少写猫的名句。

南宋宝祐元年状元姚勉有诗《嘲猫》：“斑虎皮毛洁且新，绣褥娇睡似亲人。梁间纵鼠浑地策，门外攘鸡太不仁。”此诗说的是，姚勉家的猫干净漂亮，却是个只有颜值的花瓶，这只虎斑猫不捕老鼠，而去屋外追鸡，主人很是无奈。

宋代诗人胡仲弓家里也养了一只懒猫，他在《睡猫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瓶呴斗粟



宋代《冬日婴戏图》。



清代黄汉编撰的《猫苑》。

鼠窃尽，床上狸奴睡不知。无奈家人犹爱护，买鱼和饭养如儿。”诗人家中的这只猫备受宠爱、养尊处优，可它躺在床上酣睡，任凭老鼠乱窜偷吃，诗人真是又爱又恨。

当然，古代诗人笔下的猫并非都是懒猫，如宋代黄庭坚笔下的猫，就是一只敬业的猫。黄庭坚在《谢周文之送猫儿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养得狸奴立战功，将军细



清代恽寿平的《秋卉狸猫图》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柳有家风。一簞未厌鱼餐薄，四壁当令鼠穴空。”黄家养的这只猫可谓是守卫家舍有功，它不挑食，把家里的老鼠消灭得干干净净，主人非常喜欢，特意给送猫人写了一封感谢信。

宋代诗人陆游跟他祖父一样很喜欢写猫，他为猫写诗十多首，其中《赠猫·其二》写道：“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。惭愧家贫策勋薄，寒无毡坐食无鱼。”陆游家的这只猫尽忠尽责，帮主人守着书山。让大诗人惭愧的是，家里太过贫穷，让猫儿吃得差住得差。

唐人写猫鲜见爱惜之意，宋人写猫则显露出许多宠爱之情。透过古人的诗词，我们也可以看出猫从“家畜”到“家宠”的地位转变。

## 5 猫之画

与诗作相似，唐宋后文人圈子里逐渐形成了画猫之风。唐代的卢弁、刁光胤，宋代的李迪、祁序、靳青、何尊师、王凝、李霭之，明代的李孔修、陶成，清代的沈振麟、沈铨、程璋等都是画猫名家。

宋代人尤爱画猫，留下了许多名作，比如李迪的《蜻蜓花狸图》《富贵花狸图》《秋葵山石图》、苏汉臣的《冬日婴戏图》、易元吉的《猴猫图》等。这些画作，猫大多具有富贵、吉祥、安逸的寓意，多与蝶、菊、竹、寿石、牡丹等代表美好的事物一同入画。在宋徽宗赵佶的《耄耋图卷》、沈铨的《耄耋图》中，猫与蝶同时出现在画面中，有“耄耋”之寓意，表达了长寿的美好期望。

除了寓意美好，猫咪灵敏、顽皮、可爱、好奇、不羁的习性和特点，也使其成为画家偏爱的创作题材。比如北宋苏汉臣的《冬日婴戏图》，画中大小两名幼童在花下逗猫，其中一人手持彩色小旗子，一人用红线牵着一片孔雀羽毛，黑白相间的小猫顽皮可爱，整个画面生动有趣。

“服役无人自炷香，狸奴乃肯伴禅房。书眠共藉床敷暖，夜坐同闻漏鼓长。贾勇遂能空鼠穴，策勋何止履胡肠。鱼餐虽薄真无愧，不向花间捕蝶忙。”这是宋代著名爱猫人士陆游的诗句，猫能捕鼠，也能日夜陪伴主人，不嫌贫爱富，这恐怕就是古人爱猫的共因。固